

晒盐



文/徐焕凤 制图/俞钦洋

从地图上看,党山一带处于钱塘江喇叭口南侧的滩涂地区。很久以前,从坎山到瓜沥再到党山、益农,筑起一条石塘挡住海水漫灌;解放前,已有人在这条石塘外开地种植、定居生活。这些人,大多数是从石塘内移居过来的,他们发现塘外土地平坦,浇灌方便,受海水侵入的概率很小,于是筑草屋、置家业,耕作沙地,安居乐业。

我家就是这支移居大军中的一员,只是我不清楚我家祖上是哪个年份移到沙地定居的。几十年下来,我家已经扎根沙地,按照沙地的习俗生产生活。

但毕竟远离集镇,基础设施落后于石塘内的农村,沙地土质限制了种植的自由,因而,沙地一带农民的经济状况比较差。

穷则思变。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,比我家更靠近海边的农户开始晒盐,卖给盐贩子,这样比在生产队赚取工分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。父亲是个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人,他听说这个创收门道后,立即前去考察学习,认为可以试一试,就动手实践了。

晒盐首先要有晒场。已在海边晒盐的农户,他们

是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找一块平地,将地块分成若干小块,小块之间留出可供一人走路的路基。地面上要浇上一层薄薄的混凝土。这样,盐卤不会渗到地下,收盐非常方便。另外在边上还要建个管理房,供人员休息、摆放工具和成品盐。那些人建起小型晒盐场,因投资较多,常常是几户要好的农户合作,而且要轮流看管。

父亲没有采用这种方式,而是利用家里的条件晒盐,也就是把盐场建在家门口。这样考虑出于客观条件的限制:父亲无力在海边投资建造晒场,也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;离家太远照着盐场很不方便。于是,父亲划出道地(晒卤场)的一半面积,浇筑了两块晒盐板。一个小型的家庭盐场宣告诞生。

晒盐必须有卤水。与海边相比,我家属于“内地”。这片沙地,上百年前肯定是滩涂,是盐碱地;经过历代人的耕作,这里已经成了合格的农耕地,而且土地肥沃,含水量适当。人工开掘的湾渠流动着从绍兴淡水湖里翻引过来的清水,找不到可以晒盐的卤水。

怎么办? 只有到海边用人工去拉回卤水。那时,我家还没有置办自行车,靠父亲和哥哥去挑回卤水显然不现实。于是,父亲找到生产队里骑自行车技能较好的青年,雇佣他用自行车运回卤水。这位青年还算给面子,为我拉了一段时间的卤水,保证了生产原料的供应。后来,我家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由大哥承担拉卤水的重任。

晒盐要求精心管理。晒盐一般在每年气温高于20摄氏度的季节进行。那段时间,每天一早,父亲看到太阳升起,就叫我们在盐板上加满盐卤。不要小看这点小活,做起来也是艰苦的。把装满卤水的桶搬到晒场,不能沿途滴漏,因为卤水很咸,洒在地上、生活用具上,影响生活。手脚接触卤水多了、久了,会使皮肤开裂难以愈合。那时,我们为了减少支出,没有劳动保护的概念,都是赤手赤脚干活,只能靠小心保护自己。在一天的晒蒸过程中,要有很多次的翻动。卤水在晒蒸后,在表面会结出盐粒,盐粒挡住阳光,延缓了盐粒从卤水析出的速度。因此,在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,每隔一个小时,都要到盐板上翻动一次。头顶是火辣辣的烈日,脚下是白花花盐池,一旦卤水溅到伤口,钻心的疼痛让人害怕。如果这天都晴朗倒还好,有时突然下起雷阵雨,只好手忙脚乱地收盐,以免造成损失。

傍晚,收盐时的喜悦把一天的管理艰苦抛到脑后,一筐筐白花花食盐从盐池里捞起,装进木桶里,抬进家里,一种丰收的愉悦油然而生。

晒盐的不如贩盐的,自古而然。家里积累了多日晒制的食盐后,就要出售变现了。记得那时,农户自己晒制食盐,政府不来阻止,但政府主导的供销社不收购食盐。在食盐的生产者、加工者和消费者之间,没有做到闭环管理,给盐贩子们留下了空间。父亲生产的这一点盐,只能卖给盐贩子,任由盐贩子压价砍价。我记得,我家晒盐,不去计算劳动付出,仅仅摊上建盐板、拉卤水的成本,已经接近盐贩子给出的每斤盐的价格了。这个简单的核算,我在听父亲与盐贩子的讨价还价中都已明白了。

我已记不得父亲是由于什么原因停止晒盐的,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不再从事晒盐的行当了。但父亲那段晒盐的历史,我是记忆犹新的。父亲利用政府管理的空间,创造条件,不怕辛苦,敢冒风险,晒盐卖盐,以增加收益,这种闯劲真值得我们学习弘扬。

在人们印象中,读书时应该在图书馆或者在家中的书桌前正襟危坐着,手不释卷地读着。相信这是绝大多数人读书时的姿势,可是我读书时却有各种各样的姿势,而且这些姿势甚至有些“另类”,但我也沉浸其中,自得其乐。

每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回到家,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,这时候,我就会拿出一本书来,坐在卧室里的沙发上读。这个沙发可以调节,既可以坐,还可以放到一半成仰面状,或者完全放平成卧倒状。兴许是想睡回笼觉的原因,抑或是看久了有些困,我就顺着沙发仰着、躺着读书。别以为这样的姿势就读不进任何内容,其实一样可以顺畅地阅读。有时候在这个沙发上坐累了,我还会跑到客厅长沙发上或坐或侧或卧着读。

吃过晚饭后,我会坐到书桌前读书。打开台灯,泡上一杯清茶,放一两首轻音乐,渐渐地就沉浸在书本的海洋里了。那时候,整个人都很轻松、专注和充实,仿佛我与书中的人物在对话,仿佛我正在书中描绘的景区里遨游,仿佛我正穿越到远古的时代与古人一起劳作……我相信,那时候我就是一幅优美的读书剪影图。只要你见到这样的场景,一定会为之赞叹。

接孩子下晚自习回来,为了不打扰他学习,我就会到床上去看书。开始时坐着,后来就躺着了。有时候左侧卧、有时候平躺、有时候右侧卧。再后来,又会坐起来喝口水,继续坐着读上几页书,直到再躺下读着书慢慢睡着。

当然,如果只有这些读书姿势,也不值得大书特书了,我其他的读书姿势也颇有特点。比如我在陪妻子逛商场的时候,她左挑右选,我就会捧着一本书跟着她后面转。再比如每天在车上等孩子的时候,我就会坐在驾驶座上读书,有时候还要把脚跷到操控台上去,有时候又会放平座椅躺着读。

外出游玩的时候,我也会揣上一本书,或在水塘边、或在草地上、或在凉亭下,站着、坐着、倚着、慢走着读书,收获了比游玩更浓的趣味。更有甚者,有时我还会坐到卧室的飘窗上读书。沐浴着和煦的阳光,看着书本上的一个个黑字,仿佛弹奏着五线谱上的音符,让我无比享受,又让我非常愉悦,心中充满了温暖。

这些年读书越读越多,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其实,只要你痴迷一件事,你就不会在意外在的形式,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如此,我读书的姿势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文/谢文龙

老汪说宋瓷

陆师傅的“连环计”

文/图 汪少一

我一见陆师傅就有好感。

他跟我二外公的神态很像。二外公腰背有点弯,头略向右偏,嗓音独特,也许本不独特,只因常听他讲故事的缘故,走到院墙外老远都能听出他的声音。

记得我小时候,二外公隔段时间就会到我们村庄做木匠活。他的到来,我们整个村庄就跟过节一样热闹。大人小孩都喜欢他。他白天做木工,晚上喝过酒吃过饭后,就开始给我们讲古今。在我们乡下,当时还没有讲故事这么文雅的说法,只说是“讲古今”。

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岳飞传,每讲到关键处,就听他说,时间不早了,大人们忙了一天都累了,鸡也快叫了,明晚我们接着讲。邻村来听古今的人会嚷着要二外公再讲两句。

二外公也不生气,真会接着再讲一段,讲到下一个兴头处,大家心想:糟糕! 这回要停在这里了。果不其然,当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结束了。

印象中,二外公讲古今,从他到村里来开始,一直讲到他做完木匠活离开。他走时,村里的大人和小孩们又期待着,谁家快点有木匠活好做。

二外公离世三十年了,这些往日的美好片段一直留在我记忆深处。不曾想,三十年后,在千里之外,从陆师傅身上又隐约看到了二外公曾经的样子。

陆师傅是江西九江人,长江发大水 的1998年来到杭州,先是在河坊街东头摆地摊卖一些仿古青花瓷,后来跟着老乡在紫阳街道的工地上捡瓷片。儿子小陆初中毕业后,也来到杭州和父亲一起捡瓷片。

跟陆师傅打交道,曾经有个三部曲,每想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。

记得第一次,陆师傅在周六杭州二百大的早市上,拎一袋子瓷片找到我,说是要打包卖给我。我说,我的背包都满了,再买都背不动了。他拎了拎我的背包,说,是有点重。不过呢,还是劝你买下。

他说,这包瓷片是周四周五才捡的,都是建兰中学附近工地的,这里是出瓷片的好地方,大片小片的釉水

都好,南宋的比北宋的多,很值得。

他这么一说,我就动心了。不过他价格扣得硬,非要千元不可。他说,你在别处挑挑捡捡,千元也买不到多少好瓷片。我觉得应该信他一次,就依着他的价格买下了。

包裹虽重,但买瓷片的人,心是轻快的。我回家后,先用大塑料盆把温水接好,然后,满怀期待地打开袋子,把瓷片一块一块地朝盆里放。越窑、龙泉窑、定窑、吉州窑、湖田窑、建窑等宋代窑口的瓷片,称得上是应有尽有。

奇怪的是,袋子上层的瓷片质量倒是般,可越到下面,瓷片越好,到了袋子底部,更是如此。一块又一块的好瓷片握在手中,让人心生欢喜。

当天,有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。我觉得陆师傅这种把肉埋在碗底的做法,违背常理,是有意为之。下次跟他打交道要有所防备。当然,我也好想看看,陆师傅下次会用什么“计谋”。

这个“下次”不紧不慢地来了。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早市,陆师傅看到我后,早早地跟我打了个招呼,叫我买别人的瓷片别买多了,他已给我准备了一袋,走时带上。我说,好。

我用三五分钟迅速在早市上转了一圈,一眼扫过,想买的一些瓷片,心里有了底。我转第二圈的时候,开始在要下手的瓷片摊位前蹲下来,握住瓷片快速地谈价,价高点低点都无妨。等第二圈转下来,半小时过去,背包也装了个半饱。

我估计,当我在早市上转悠时,一直有根线牵着我,那根线就是陆师傅的视线。时间差不多了,我依约来到陆师傅摊位前,陆师傅说,今天这袋瓷片要比上次贵两百元,我说,怎么越卖越贵了呢? 他说,这袋里面有 好瓷片。有了上次从他那里打包的经历,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。

早市有收获,回家的脚步就不急不忙。到家后,照例开始心安理得地洗瓷片,一边把瓷片朝盆里捡,

一边猜测,这回陆师傅会把肉放在哪里呢? 果真,这次肉放的位置又不一样。等一袋瓷片洗到一半时,有两块饼干大小的南宋官窑片相继出现,一片是粉青色,一片是蟹甲青。按行市价,这两块官窑片就顶得上这一袋瓷片的成本了,我对陆师傅的好感又多了一分。

第三次,大概隔了两个月。早市上,陆师傅说又给我准备了一袋瓷片,这一袋是三人合伙捡的,好坏都在里面,比上次那次要贵三百元。我说,没事的,你一直都没让我吃亏,我背得动。

回家后,我洗瓷片时,刚打开袋子就看到了一个景德镇窑口的佛像头,小芋茷大小,上面没有上釉,行话说是素烧的,宋元之交时期。我瞬间警惕起来,这样一件东西要换两三袋好瓷片呢。

我把这个佛头洗干净后先放在窗口晾着,等把别的瓷片全部洗干净,再回头细看时,却艰难地发现了它的破绽,这是件高仿品。

下一个早市,陆师傅跟我打招呼时,眼光有些躲闪。我从口袋里取出这件佛头,跟陆师傅说,这件好东西是不是你忘记了,怎么放到我那个袋子里了? 不料想,陆师傅接过东西后,反应好快,他说,我那个合伙的还一直在找这个佛头呢,我们三个人着急了一两天,也不知道弄到哪儿了。

我笑了,陆师傅也笑了。我们彼此都是看破却没有说破。

三连环到此就结束了,此后,本该更精彩的“算计”也没有再出现。

多年交往下来,我和陆师傅相处得挺好。有一次在望江门工地,我偷偷地从后面抱着他头不让他动,再把他头扶正。他强扭过头,一看是我,朝我笑说,我十几岁就当学徒做木匠活,成天打墨线,锯木头,头歪了几十年,你怎么能扳得正呢?

我和陆师傅都开心地笑了。



宋代景德镇窑素烧童子像,杭州上城区城头巷工地所出,现陈列在德寿宫遗址博物馆。